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许艳丽

(天津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 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 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 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 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关键词: 独生子女家庭; 人力资本投资; 社会性别; 女性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7)03-0048-06

Gender Preferences in Investment of Single-child's Human Capital

XU Yan-li

(Vocational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072)

Abstract: Household is the basic unit for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Most human capital theories overlooked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household human investmen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vestment in single-child's human capital in gender perspective, such as economic factor, demography factors and gender culture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vestment in single-child human capital is still gendered in some extent, although investment in female human capital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in single-child families. Parents are 'doing gender' through investment in single-child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single-child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gender; female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 孩子人力资本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决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影响着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和收益。教育投资的实证研究表明, 多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性别选择行为, 人力资本投资向男性倾斜,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认同与遵从^[1]。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 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2]。独生子女家庭有相对良好的经济条件培养独生子女, 但是, 独生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它应该放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3]。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独生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 而且关系到社会

收稿日期: 2006-01-06

作者简介: 许艳丽(1964-), 女, 天津人, 经济学博士, 现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和社会性别。

和谐。因此，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经济和社会性别文化两方面分析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及其影响。

二、独生子女家庭重视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孩子的质量取决于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父母是孩子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者”，父母把他们的一部分资源（包括时间和金钱）投资给子女以形成孩子的人力资本^[4]。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教育费用占家庭消费的比例持续上升，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培养独生子女。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说明了家庭重视独生子女质量的人口和经济原因，并对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有预测作用。

新家庭经济学的创立者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最先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分析家庭生育行为，创建了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5]。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父母将收入用于购买各种市场商品和抚育孩子，在市场商品与孩子之间所做的收入分配和选择，能使父母达到最大限度满足时的效用便是最大化的。家庭效用函数 $U = U(N, Q, S)$ ， N, Q 分别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 S 是其他物品的数量。家庭效用函数 $U = U(N, Q, S)$ 最大化依赖于 N, Q, S 三者在家中的分配^[6]。

首先，在家庭时间有限、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生育行为上，家庭更多地注重孩子质量而不求数量，以求得孩子效用最大化。

其次，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互相可以替代，二者是负相关关系，使得家庭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能够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出质量替代数量的有利选择。

最后，时间价值的上升导致家庭对孩子数量的替代。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经济发展导致时间价值上升，父母抚养孩子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时间价值的上升导致家庭对“时间密集型产品”的替代。家庭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减少，导致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增加。

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主流家庭模式。用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分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下列特点：

（一）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孩子数量 N 等于 1，独生子女家庭的未来期望全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为了家庭和孩子的福利，大多数父母会主动优先选择对孩子质量 Q 进行投资。

（二）若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变，由于孩子数量减小，独生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绝对量呈现增长趋势。

（三）随着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独生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时间和费用绝对量呈现增长趋势。

（四）市场经济下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也会刺激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专业技能的提高需要投资，正如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所言：“人类的许多经济才能都是通过带有投资性质的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的”^[7]。

三、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教育是培养孩子质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独生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投资。家庭是孩子教育投资的主要经济单位，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是孩子教育投资的主要决策者。

1. 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理论的性别盲点

家庭在把市场上购买的物品和时间结合起来，共同生产孩子的质量的过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生产的职能，同时它的生产手段又都有一定的限度。与其他类型的投资一样，家庭在进行教育投资时追求效用最大化并希望终身受益。

家庭教育投资的成本包括：实际费用或直接费用；放弃的工作报酬；心理成本。教育投资的直接费用包括孩子的学费和其他的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间接费用包括因受教育放弃的工资或时

间的机会成本。另外，父母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是间接费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第三种成本是心理成本，因为学习常常需要付出辛苦和努力。

家庭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包括：较高的未来收入、终身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对娱乐活动欣赏水平的提高以及欣赏兴趣的增长等。

基于经济收益的投资决策主要在于比较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大于收益，投资不利，投资者可能倾向于不投资。反之，收益大于成本，投资有利，则投资者可能倾向于投资。

目前，国际上在比较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时，一般采用内部收益率的方法。所谓内部收益率就是未来收益现值恰好等于成本现值的贴现率。可用下面两式之一表示，即：

$$\sum_{i=1}^n \frac{B_i}{(1+r)^i} = \sum_{i=1}^n \frac{C_i}{(1+r)^i} \text{ 或 } \sum_{i=1}^n \frac{B_i - C_i}{(1+r)^i} = 0,$$

上式中 $\sum_{i=1}^n \frac{B_i}{(1+r)^i}$ 为收益现值, $\sum_{i=1}^n \frac{C_i}{(1+r)^i}$ 为成本现值, r 为内部收益率。

依上述两式可求得内部收益率 r ，如果它大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则投资有利，反之不利。

由于教育投资收益是一种未来收益，受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很难确定精确的收益率。因此，尽管上述公式提供了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理论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家庭会用上述公式对孩子上大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确的计算。值得注意的是，收益率方法并不能完全说明家庭教育投资决策行为的全部特征及其教育投资决策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收益理论没有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因素。因此，人力资本理论难以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投资环境”的研究^[8]。在现实情况下，孩子是有性别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投资成本与未来的预期收益的经济比较，而且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性别是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社会和家庭对孩子具有不同的社会性别期望，并试图通过性别化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性别期望。

2. 期望理论与家庭教育投资决策过程

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 (V. H. Vroom) 的期望理论，通过考察人们的行为与其所获得的最终报酬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行为激励过程，并通过选择合适的行为来达到最终的报酬目标。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个人努力行为或工作业绩有不同的预期，当这种预期对个体具有吸引力时，人们才会采取行动。当人们有需要，又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时，行为的积极性才能高。期望理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text{激励力量}(M) = \text{期望值}(E) \times \text{效价}(V)$$

期望值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否导致所想得到的工作绩效和目标（报酬）的主观概率，即对实现目标可能性的主观估计。

效价是指人们对某一目标（报酬）的重视程度与评价高低，即人们在主观上认为目标的价值大小，是对目标意义的估价。效价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

关联性是一级结果与二级结果之间的关系，数值在- 1 和+ 1 之间变化，标志着个人对一级和二级结果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

期望模型指出了决定激励过程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9]。期望模型用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可以用图 1 来表示：

中国政府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家庭规模和结构，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家庭规模缩小和经济发展，家庭增加了独生子女的经济支出，父母也能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孩子人力资本投资需要的经济和时间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家庭为孩子制定终身的教育发展目标，并努力促使目标成为现实。另外，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各级各类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导致中国在孩子数量减少的同时，增加了孩子入学的可能性，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招生比例稳定增长。因此，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绩效有很高的期望值，即 E 值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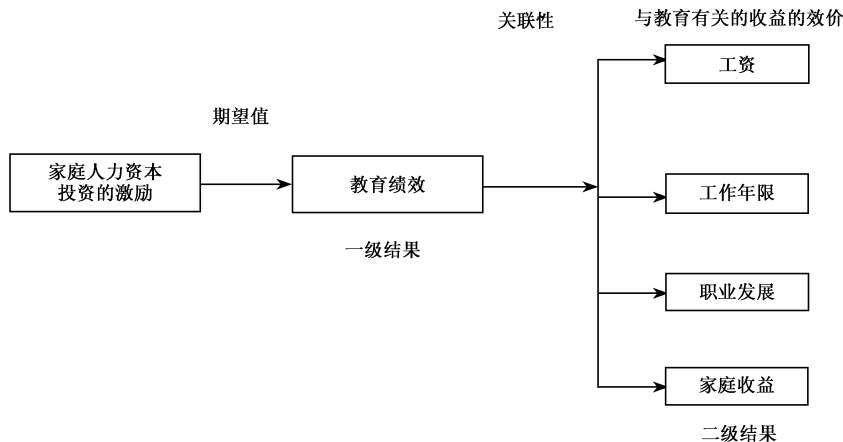


图1 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期望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教育投资与教育收益的正相关关系。首先，教育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根据个人的知识能力来对人进行分类的筛选机制，教育成为发现哪些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教育信号。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重要性在文化程度较高的收入优势中得以充分体现^[10]。再有，经济增长要求工人在国内外劳动力市场上大量流动，以适应变化的就业机会。“毫无疑问，教育会增加劳动力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它所带来的收益，即便不是全部，也绝大部分是属于个人的。”^[11]最后，教育投资是缓解或清除个人和家庭贫困的有效手段。

独生子女的教育收益对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独生子女是家庭的未来，独生子女的教育程度及其教育收益对父母的重要性远超出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重要性。孩子具有消费效用、劳动经济效用、家庭经济风险效用、老年保障效用和对家庭的扩大和发展做贡献的效用^[12]。在多子女家庭，孩子的家庭功能可以由多个孩子平均分担，或由一个质量高的孩子替代分担。在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家庭功能完全由一个孩子实现，所以父母的期望和未来家庭保障全部落在一个孩子身上。独生子女的父母很早就认识到培养孩子是达到或保障家庭发展的手段，是一种长期投资。因此，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效价很高。即 V 的数值高。在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 $M = E \times V$ 大于或等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

独生子女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动机在提高。家庭中只有一个女孩，传统的男孩家庭效用开始向女孩扩展，女孩同男孩一样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与义务，传统性别角色受到了挑战。独生子女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有很高的期望，女孩的教育收益对其父母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独生子女家庭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中，独生子女家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动机 $M = E \times V$ 大于或等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女孩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弱势得到改善。

经济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独生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女孩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性别平等。最近若干年来，女性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水平发生的显著性变化证实了家庭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平等趋势，她们的学习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扩大和改善^[13]。

由于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比同等条件的男性低，女性教育成本与劳动力市场收益正相关程度也低于男性。为了弥补教育收益的性别差异，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为了实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平等生育效果，采取了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通过增加女性的教育投资来弥补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劣势，表现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一些女性得到博士学位才开始就业。经济贫困的家庭通过减少其他消费物品来增加女孩的教育投资成本，试图通过投资女孩教育摆脱贫困，并希望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孩通过婚姻市场获得社

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四、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贝克尔的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假定孩子性别是中性的。现实生活中，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受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具有性别特征，并且通过教育“表现社会性别”。

(一) 基础教育阶段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资源许可的前提下，家庭把培养优秀的独生子女作为家庭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独生子女家长还通过课外学习培养孩子的“特长”。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影响着家庭对孩子的性别期待。本文作者 2003 和 2005 年在天津市南开区少年宫的调查发现，由于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男孩被认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女孩具有情感和身体美感表达能力。家庭为男孩选择象棋、围棋等各种训练智力的棋类活动。在中小学阶段，男孩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班”。家长认为男孩头脑聪明灵活，学习数学和棋类可以开发和训练孩子的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反应的速度，改变男孩不细心的习惯，增加思维的准确性。

传统社会性别认为女孩应该具有美丽的形象和女性气质。家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塑造女性气质。一种是外在美化，通过身体塑造使女性外貌形体符合女性美的标准。一种是内在的美化，通过文学、艺术等教育途径提升女性情感和气质。家长为女孩选择的特长班围绕“舞蹈”、“诗歌朗诵”、“音乐”等表演性科目。舞蹈班的家长普遍表示，女孩学习舞蹈并不是要成为“专业舞蹈人员”，而是通过舞蹈训练女孩的形体和女性气质。为女孩选择钢琴课的家长认为，会弹钢琴的女孩有音乐欣赏力和表现能力，将来可以在社交场合表现得更有教养，气质更优雅。绘画课上，与男孩子的家长希望通过绘画表现男孩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不同，女孩的家长希望绘画能提高女孩的审美力和色彩搭配能力。

(二) 高等教育阶段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偏好

家长的社会性别期待也通过“专业选择”表现出性别差异。由于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男孩子的生活目标是获得职业，承担未来家庭的经济角色，而女孩子的生活目标是工作和家庭双重目标。传统性别角色在男女两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向上表现出来：男性倾向于选择男性化的教育科目，因为在男性的主观评价中，他们有能力学习“男性专业”，而且容易获得事业成功。家长和社会都不支持男孩选择“女性专业”，一旦男性选择女性职业（如幼儿园教师），则被认为是缺乏男子气概，并且是不合情理的^[4]。所以，多数男孩选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和计算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如果男孩选择社会科学，他们则集中在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权力含量较高的专业。

具有传统性别意识的家庭在为女孩选择专业时，同时兼顾女孩的家庭角色和责任，倾向于为女孩选择女性化的专业。他们为女孩选择的专业大都集中在教育、医学、语言、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一方面可以发挥女性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她们的专业知识也可以直接为未来家庭服务，成为一个优秀的妻子和母亲。高等教育专业选择的家庭性别偏好是女性科学技术领域“代表名额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削弱了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能力，同时也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进程。

从上述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得出了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偏好的结论。

1. 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导致独生子女家庭重视孩子的质量。独生子女家庭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孩子的质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很强烈的动机。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很大的改善，独生子女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女孩的教育，独生子女政策对推动性别平等具有积极作用。

2. 独生子女家庭中，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弱势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仍然影响着两性的教育投资差异，家庭通过教育投资“表现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维护

和强化了传统性别规范。

3. 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孩子的“人力资本生产”，而且也是“社会性别生产”。要真正实现独生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平等，必须改变传统社会性别文化。

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建议

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急速增长的家庭模式。独生子女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社会和谐。在中国家庭稳定低生育率的现实条件下，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程度和方向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程。为了促进独生子女教育的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有关社会政策必须相应做出调整和改革。

1. 把社会性别纳入教育政策的主流。将社会性别纳入教育政策是指各级各类的具体教育政策都应该包含性别平等价值的分析与指向，而且这些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要鼓励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职工把社会性别平等贯彻到教育的各个方面^[15]。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有必要制定一系列保证女性平等参与各类教育的可操作性政策和法规细则，还必须在现阶段制定一些对女性的特殊扶持政策，鼓励女性学习现代科学和技术。

2. 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政策，增加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投资于女性的教育，是实现提高人类福利，增加女性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必须在劳动力市场建立性别平等的组织文化和管理制度，保证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得到相应的职业收益，并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3. 促进家庭角色和责任的性别平等。独生子女正在改变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但是性别角色转变仍然是不对称的单向转变过程。女性开始承担男性的家庭功能，男孩并没有相应地承担女性家庭角色和责任。因此，家庭政策改革的重点目标是：消除家庭性别劳动分工，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消灭已制度化的各种家庭性别歧视形式，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保障两性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和决策过程中的平等权利。

4. 建构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教育投资不是单纯的投资行为，也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体现，性别文化通过教育和受教育者的认同接纳与互动进行复制和传递。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家庭就会通过教育偏好表现和强化社会性别期待，对女性的教育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只有改变社会性别文化，两性才能真正获得平等和和谐发展，社会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

参考文献：

[1] 王金玲. 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940~ 2001)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86- 98.

[3] 张健, 陈一筠. 家庭与社会保障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 米歇尔·里布.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经济增长和人口问题 [J]. 人口译丛, 1989, (1- 2): 73- 80.

[5] Becker Gary S. .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6] 李竞能. 当代西方人口学说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7] 舒尔茨 [美]. 人力资本投资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8] 潘锦棠. 性别人力资本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3): 94- 103.

[9] 唐·赫尔雷格尔 [美]. 余凯成等译. 组织行为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0] 贝克尔 [美]. 教育·人才·经济 [J]. 经济译丛, 1992, (5): 75- 80

[11] 同 [7] .

[12] 同 [6] .

[13] 伊兰伯格, 史密斯 [美]. 现代劳动经济学: 理论与公共政策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4] L. 达维逊, L. K. 果敦 [美]. 性别社会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15] 杜芳琴, 王向贤.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 (1987—2003)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